

嗚呼哀哉

紅事喜，白事悲。自古以來，喪事都屬忌諱，人們不會直接宣之於口。文人知書識禮，溫文婉約，措辭合度，提到忌諱之事，每以婉詞隱去，免生尷尬。白色有哀悼之意，因此以“白事”婉指喪事。至於親人亡故，也有各種不同的委婉語。

“丁憂”本指遭逢憂傷之事，婉作遭逢父母喪事，泛指守喪。喪父謂之丁父憂，喪母謂之丁母憂。按古時規定，子女在守喪期間，三年內不做官、不婚娶、不赴宴、不應考。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回載：湯知縣接見門生范進，問范進既然寫得一手好文章，何解不去會試。范進應曰：“先母見背，遵制丁憂”，意謂由於喪母，依例不得應試。其後知縣命人備酒菜，但見范進不舉杯、不起箸，方發現原來杯箸均鑲了銀，不宜遵制丁憂者用，於是命人再備素杯竹箸。由此可見，先賢對丁憂的規定甚為尊重。

喪父又可婉稱“失怙^{*}”，而喪母則婉稱“失恃”，典出《詩經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無父何怙，無母何恃”。“怙”與“恃”本解作依靠，後來用作父母的代稱。如《聊齋誌異·珠兒》一篇，蒲松齡筆下的珠兒“六歲失怙恃，不為兄嫂所容”。

在上面《儒林外史》引文中，“見背”一詞也屬委婉語，指“被背棄”，即親人辭世的意思。晉朝李密《陳情表》曰：“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；行年四歲，舅奪母志”。李密上書婉謝晉武帝的徵召，從自己身世說起，表示自幼喪父，而舅父又迫使母親改嫁，奪其守節的志向，如今上有年邁祖母，兩人相依為命，因此不能離家出仕。

代表亡故的委婉語還有許多。在唁函碑文中，“捐館”一詞頗為常見。“捐”是“拋棄”之意，與“捐軀”中的“捐”同義。“捐館”即“捐館舍”，指拋棄平日居住的館舍，喻作離世。《戰國策·趙策二》載蘇秦為燕王出使說趙，告知趙王由於奉陽君嫉賢，不少有意效忠趙侯的豪傑均不敢挺身而出，“今奉陽君捐館舍，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，臣故敢獻其愚，效愚忠。”“捐館”有固定含義，切勿望文生義，誤作捐助館舍之興建云云。

“長遠”是另一個表示亡故的委婉語。“遠”解作離別，“長遠”就是永久離別。宋代王安石《祭蘇虞部文》曰：“聊陳薄奠，以告長遠”。分開日久稱作“久遠”，與“長遠”的意思相去甚遠。若與友人闊別多年，可用“睽違數載”來表達，睽違就是分離。

道家思想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。道教相信修煉者得道後能駕鶴飛升，“化鶴”本是得道成仙之意，

現在則泛指去世。東晉陶淵明《搜神後記》載：“丁令威本遼東人，學道於靈虛山，後化鶴歸遼”。唐代詩人崔顥《黃鶴樓》一詩又云：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
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

黃鶴樓位於武漢，因古代傳說而富神秘色彩。一說謂古代仙人子安曾乘鶴經過此地；另一說謂三國時費禕得道，在此駕鶴登仙。不論何者為正，詩人之意在於借黃鶴樓抒己懷，慨嘆世事多變，滄海桑田。

道教相信仙人得道後會長出鳥羽，飛升上天，故又以“羽化”作為成仙之喻。晉代葛洪《抱朴子·對俗》曰：“古之得仙者，或身生羽翼，變化飛行。”宋代蘇軾《前赤壁賦》有以下一句：“浩浩乎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”，寫作者與友人泛舟峭壁之下，在悠悠天地間恬靜寡欲的出塵境界。現今“羽化”一般解作離開人世。

不同身分的人亡故，說法迥異。“薨^{**}謝”、“崩逝”專指王侯辭世；痛失賢良謂之“梁摧”、“玉摧”；“星隕”、“隕落”表示偉人身故；女子夭亡以“蕙損蘭摧”、“玉碎珠沉”喻之；未成年者早逝稱為“夭折”、“夭亡”。粵劇《帝女花·香夭》一折，講述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在連理樹下合巹交拜後雙雙仰藥自盡。長平公主貴為龍宮之花、崇禎皇帝的掌上明珠，其辭世遂以“香夭”代表。

委婉語的作用，是避免語言上的禁忌。在漢語裏，喻指離世的委婉語數目逾百，“過身”、“作古”、“謝世”、“安息”、“歸西”、“凋落”、“仙游”、“永訣”、“善終”、“就木”、“撒手人寰”、“壽終正寢”（“正寢”是住宅的正房，古時諸侯將薨，遷於正寢），都是較為常見的例子。

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越深，委婉語便越豐富。漢語委婉語之多，正好反映中國文化之深厚，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含蓄敦厚的性情。

* 怙，粵音“戶”，普通話讀作“hù”。

** 薨，粵音“轟”，普通話讀作“hōng”。

Life is pleasant. Death is peaceful. It's the transition that's troublesome.

Issac Asimov